



關於夏日清晨的變身

文／蔡宜容 圖／uulin 審閱／Star Zhang

對面鄰居家的花園裡有一叢黃色木槿，清晨太陽出來的時候盛開，黃澄澄綠油油，走近就能看見蜜蜂蝴蝶飛來鑽去，有時埋頭吸飲花蜜，渾然不察一旁有人盯著牠們瞧……

大雨過後，蜜蜂蝴蝶毫無蹤影，彷彿從來沒來過。但是，泥濘的草地上不知什麼時候冒出一幾株木槿幼苗，鄰居拔了幾株給我栽種。我接過沾泥帶水的小花苗，想起愛蜜莉·狄金生的風雨與玫瑰，彩虹與蜜蜂……

The rainbow never tells me

The rainbow never tells me
That gust and storm are by,
Yet is she more convincing
Than Philosophy
My flowers turn from Forums—
Yet eloquent declare
What Cato couldn't prove me
Except the birds were here!

彩虹從不告訴我

彩虹從不告訴我

狂風暴雨來襲，

然而比起哲學，

她卻更有說服力。

我的花兒並不高談闊論——

卻如此清楚展現

鳥兒曾經來過

加圖的滔滔雄辯卻無法證明！

詩的故事

十九世紀美國女詩人愛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1830-1886）被譽為但丁之後最偉大的西方詩人，生前發表詩作寥寥可數，死後留下一千七百多首詩作。她三十三歲之後全然隱居，經常穿著一襲白衣，專心讀自己的書、寫自己的詩。

狄金生過著隱通卻不悲憤的生活，她靜靜的思考，靜靜的觀察，奔放的激情都在文字裡。（彩虹從不告訴我）是狄金生對自然的仰慕與親近，而加圖（234-149BC）是羅馬時期的政治家、演說家，以口才與文才著稱，詩人卻覺得自然萬物更有說服力，更能啟發人心！彩虹是風雨留下的痕跡，是鳥兒覓食傳遞種子留下了繁花綠草，無須言語，不著文字，我們只要走出去，觸目所及，心有所感便能體會。

A Sepal, petal and a thorn

A Sepal, petal and a thorn—
Upon a common summer's morn—
A flask of Dew—A Bee or two—
A Breeze—a caper in the tree—
And I'm a Rose!

一片花萼，一朵花瓣與一根花刺

一片花萼，一朵花瓣與一根花刺——

一個尋常的夏日清晨——

一瓶朝露——兩隻蜜蜂——

一陣微風——陣樹間的騷動——

我是一朵玫瑰！

詩的故事

愛蜜莉·狄金生的隱通生活與孤獨性格，讓她的人與詩都帶著某種神秘色彩，她的文字特別精簡，雖說並不艱澀，卻與一般「傳統」，「學院」用法不同，標點和斷句有時甚至違反常規，思考路徑也很跳躍，也許因為這樣，狄金生的詩讀起來既文雅又野放；既清楚又曖昧。

我特別喜歡朗讀〈一片花萼，一朵花瓣與一根花刺〉，這首詩簡直是像是拿著錄音筆，邊走邊看，看見什麼就說什麼。有趣的是，詩人眼睛彷彿切割鏡頭，映入眼簾的並不是一整朵花，而是花的各個部位。再往下聽，啊，是誰承接露珠？要做什麼？泡茶、釀酒，還是煉製香水？這無法確定，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個尋常的夏日清晨，這裡有一兩隻蜜蜂，而最最確定的，同時也最出乎意外的是，詩人發現自己竟是自己觀看的那朵玫瑰，多麼美妙的清晨變身！